



佳作赏析

# 大青山岩画的共生之韵

## ——读《阴山中段大青山岩画》

●穆炎

由周玉树教授任编委主任、吴甲才教授任编者的《阴山中段大青山岩画》一书，跻身“亮丽内蒙古”重点图书、“内蒙古好书”行列，是一部由石头镌刻、被风沙守护的古老“史诗”，是一部关乎中华文明根脉的“无字”“史记”，为考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珍贵史料支撑。

### “无字”“史记”的文明密码

翻开《阴山中段大青山岩画》厚重的书页，看着那些粗犷的岩画遗存照片，仿佛旷野的气息扑面而来，一种奇妙的时空交错感油然而生，让人似乎触碰到了2000多年前阴山山脉褶皱里那些沉默的石头。

岩画是什么？很多人认为那不过是原始人类在岩石上信手涂鸦的简陋印记。然而，《阴山中段大青山岩画》以3788幅遗存、18517个单体图像的宏大阵容，彻底颠覆了这种浅显认知。书中指出，岩画是古代先民在固体山崖或可移动石头上制作的图像与字符的总称。但在大青山，这些岩画不只是古代先民的艺术创作，更是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记”，它记录了原始先民从蛮荒走向文明的漫长旅程，承载着他们最真实的生存图景、精神世界与交往痕迹。

书中那些线条简练却充满生命张力的动物岩刻——奔跑的鹿、威猛的虎、成群的羊……是古代自然生态的生动写照，勾勒出一个水草丰美、生机勃勃的远古伊甸园，而狩猎的场景、祭祀的舞蹈、神秘的符号，则如同定格的电影镜头，诉说着先民的喜怒哀乐、信仰与希冀。这并非人为建构的历史叙事，而是在漫长时光中自然生长出的文明年轮。它们沉默地证明，在文字史书诞生之前，一部更为悠远、包容的共同体历史，早已在岩石上悄然开篇。

### 岩壁之上的文明交响

天文是人类最早的共通“语言”。书中提及，我国岩画专家吴甲才团队通过微晶体透视法测定，大青山一组“金木水火土”五星连

珠岩画的制作年代为公元前204年，恰逢匈奴冒顿单于扩张势力的时代。看着这些凹穴岩画的照片，令人仿佛穿越到2000多年前的阴山脚下：当匈奴人裹着皮裘仰望苍穹，一锤一凿敲击岩石时，他们刻下的不仅是星辰的轨迹，更是游牧民族对未知命运的叩问，也无意中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文化实践。这并非孤立的天文观测记录，而是北方游牧民族融入中华文明星空的早期尝试——他们的观星术与中原二十八宿体系虽形式各异，却共同编织了中华古代天文学的壮丽星空。特别是书中对哈拉更星象图的描述——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将星图刻在“龙脉”之巅，更展现了先民“贯通天地”的浪漫宇宙观，暗示着早在文明初曙，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心灵便已与更广阔的中华文明星空产生了深度共振。

书中对白塔石刻墨迹的记载令人叹为观止：仅一座白塔内壁，就汇集了汉、契丹、女真、西夏、八思巴、回鹘、阿拉伯、满、藏等十余种文字的题记。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旅人、戍卒、丝路商人、边关将士……在同一方石壁上留下印记，祈求平安，寄托乡愁……汉字端庄，阿拉伯文流畅，契丹文刚劲……它们并肩而立、互不侵扰，共同构筑起这座建筑的精神殿堂。这幅图景生动诠释了“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这块土地从未拒绝任何文明的停靠，它以岩石般的宽厚胸怀，将所有过往揽入怀中、刻进记忆，最终汇聚成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书中还提到，红山口岩刻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是先民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的直接反映。大青山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每一处岩画都可能关联着一次民族迁徙、一场决定性战役、一条贸易路线的开辟……阴山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各种文化、力量碰撞、融合、再生的熔炉。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印记，正是中华民族早期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直接物证，直到被后人发现并执着唤醒。

### 薪火相传的文明印记

面对如此珍贵却脆弱的文化遗产，《阴山

中段大青山岩画》的编纂本身，就是一项充满使命感的文化遗产抢救行动。裸露在风吹日晒下的岩画是不可再生的“孤本”，正以惊人的速度“消逝”。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发现”，更在于“记录”与“存真”。

书中体现的学术严谨性令人起敬。它没有为了构建宏大叙事而强行给每一处模糊的刻痕下定论，这种“诚实的留白”恰恰是对历史的尊重，也为后续研究保留了广阔空间。更为可贵的是那些详尽的凡例与记录：北斗定位精确到分秒，刻槽深度测量至毫米，1:1的线描图最大程度还原岩画原貌，甚至通过10种制法实验探寻古人技艺……每一项细致入微的工作，背后都凝聚着编者“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他们深知，每一次抚摸、每一次记录拍照，可能是在与这些“石书”进行最后一次对话。岩画专家吴甲才及其团队所做的，正是在时间吞噬这些人类共同记忆之前，以最大努力为后世留下一份尽可能完整精确的图文资料——他们的工作，不是搬运“石头”，而是抢救、保护古人类文明遗产。

### “多元一体”的精神丰碑

合上《阴山中段大青山岩画》这本书，窗外的都市喧嚣依旧，心中却多了一份来自石头的沉静力量。《阴山中段大青山岩画》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考古与艺术的范畴，以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交融史画卷。

从新石器时代的星图，到匈奴时期的星象，再到宋元明清的多文字遗存，时间的长河在岩石上冲刷出清晰的文化层理。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漫长历史发展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基于共同的生存空间、持续的经济文化交流、深刻的精神互鉴，自然而然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阴山作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重要分界线与接触带，其岩画正是这种碰撞、融合、共生过程最直接的见证。各民族在此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也共同将多元的文化基因，深深刻进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

旷古高远……嵇康被置于本书开篇敬祭，在于他有着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是历代先贤士子所推崇追求的理想人格，是读书人修身养性正德的理想目标。

青彪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个历史人物，而是由无数先贤英雄用鲜血生命写就的民族文化史。青彪敏锐地感觉到了一种历史机遇，以激动不已的文学冲动，献出全部文学功夫，重彩浓墨地描述了作为临场者的真实感知，一幅幅形象生动、情绪饱满的文学镜像呈现在读者眼前，震撼着人们的灵魂，拨动了人们的心弦，通情、共识和美化着一个个读者的心灵。

月夜无眠，青彪在不断否定中厘清着自己思考后的认知，他勇敢地面对已有历代史家定论的先贤英雄，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当代散文家的独特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在于历代帝王的所谓武功文治，也与历代所谓“盛世”无关；翻遍二十四史，只有历代先贤英雄在民族存亡之际，以一己鲜血和生命力搏，或率兵御敌，或发黄钟大吕之呐喊……射天狼，挽狂澜！

历代先贤英雄们体现的文化精神是数千年屡遭厄难不亡，中华文脉屡临重创不断的伟大力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脊梁，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髓，是铸就中华文明并推动其进入现代文明的基石，是在先进文化指引下弃旧图新，成为当代人类优秀文化主流中重要的一支。

读罢《铁竹斑駁》顿觉眼前横空挺立起一座座高人云霄的山峰，心中禁不住生出崇拜敬仰的庄严和敬畏。只要你是中华儿女，面对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屹立如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典范，相信皆会心神震荡，激动难平，为作者虔诚高贵悲壮的一篇篇文章而心生光明。



分享悦读

# 锐意创新结硕果

## ——品读组诗《清澈的心》有感

●李悦

诗人侯马来内蒙古工作三年，创作的组诗《清澈的心》发表在《草原》月刊上。

这几十年来，我读过大量写内蒙古的诗，一直渴望读到一些有新意的诗，侯马写的《清澈的心》，能打动我的正是新鲜感。经过三年在内蒙古的生活和工作，他对内蒙古有了一定了解。从组诗《清澈的心》中，能看到侯马在走向创新的艺术之路。

侯马的创新首先在选材上。他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自己在三年当中所经历事物为素材，切入对内蒙古的整体认识当中。这样他首先规避了以往的概念化、模式化的“内蒙古印象”，冲破了习惯审美思维的桎梏。这组诗的第一首是《彩色的刺猬》，描述的是诗人见到的内蒙古大兴安岭上的景致：“绿色的松针/穿透晶莹的雪球/看上去就像一只彩色的刺猬。”诗人把个体生命最微妙的感官记忆，当成与内蒙古的汇通语汇，消除了因惯性思维造成的语境的粗疏与空洞。诗人写的《胡杨》是他在内蒙古见到的树，他写道：“人们以为你晚年最美/其实你死后最美/你孤独/你远/你离众美的最美/你不相信最后一次死亡的欢乐大师”。组诗中的第三首是《雪人》，写的是堆雪人的情景，诗人想起记忆中的雪人：“总要捡个树枝/给他当枪”“那几年/总会给他(她)找个烟头叼着/或者找点口红抹上”。

接着，诗人写内蒙古的长城、城市、小镇、乡村、雨雪、落日、动植物……没有对以上内容发出赞美或空泛情绪式的感叹，这是与古今多数诗歌不同之处，创新之处也正是在这里。侯马注重写实，而不是渲染情绪。他不愿意面对一个抽象虚无之物，认为真正的美不是表面浮夸之物，而是令人能够突破和深入下去的精确呈现。

侯马所面对的事实，就是近三年他亲身经历过的，或大或小，或老或新，或奇幻或平庸……他的诗歌创新就以这些事实为切入点，从文学的想象性、虚构性和创新性出发，他知道诗歌所独创的那个想象世界建立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上，但不是真实世界的摹本。例如在组诗中，他写到呼和浩特时没有写这座城市的历史，也没有写如今的规模与繁华，而以雨雪为主要内容，题目是《雨神》，他写道：“昨天傍晚/呼和浩特的上空/来了一个走钢丝的人/他往这边走走/就飘洒雪花/他往那边走走/就垂落雨丝/他立在正中/雨夹雪/纷纷扬扬/尽管到了清晨/他给城市铺了层冰霜/布谷鸟仍然发出了‘第一声鸣叫’”。这里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是诗人侯马受到生活真实的启悟想象的产物。历史和传说中的呼和浩特确实有神奇之处，素有“宝地福城”之称。

组诗中的《夜镇》和《途经苏尼特右旗》写的是内蒙古两个小城镇，侯马的笔并没有停留在往日诗歌中荒漠与孤独的固化意象，而是升华到“开始拍摄美丽的天空”。侯马的诗句滋养和灌溉了它们，看来美就是自身存在的理由。侯马写到《临河的镜子》，诗中声称已经“见惯了高原的荒凉”，这时他“突然看到大漠中/黄河几字弯的上方/一片片温润的水田/像和亲的江南美人/在这里留下了/倒映历史的镜子”。看到此处诗性的升华，由自然景观上升到历史的意义，我们不由得赞叹诗人侯马的高明之处。原来他的创新不忘贴近文学的本质和作用，在写作中，由于形式叙述与思维探索，才使得创新收获新的成果。诗歌不遵循系统的思路，有着实验性和随机性，诗人在表达对生活的感悟时，不同读者接受不同，各自调动着想象力。优秀的诗人从不强加道德教训，只是通过拟叙述，带给读者主题意义。这首诗只提到一句“和亲的江南美人”，这一点信息的透露已经充分表达了诗人的文理思想。组诗中《每条长城都美》也反映了诗人的人文思想，这首诗虽然只有一句：“是因为可以从两侧端详/是因为每座山的曲线都美”，但诗人其实是同时顾及到长城两侧的文化，从二者共同发展出发，更能显示出大自然的和谐与美丽。诗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的人文追求是倒映历史的镜子，照亮了读者的思考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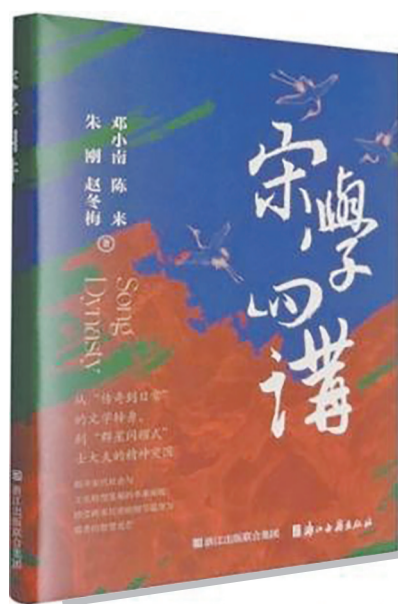
这组诗读到这里该读出味道了，该总结出几句话了，例如：不写空泛写事实，不写英雄写美人，不写骏马写黄牛……内蒙古是产生过英雄史诗的地方，但是侯马没有吟唱他们的丰功伟绩，却将他的歌咏献给了“江南美人”，他告诉读者正是这位江南女子留下了“倒映历史的镜子”。以往文人墨客写内蒙古，写来写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句上，总离不开那句“花的草原”，就像写江南总是要有那句“江南烟雨”一样。感谢侯马没有再重复，他宁肯把珍稀的语言写给巴彦淖尔农民的《火语》：“他用某种技艺/使火势形成了/一个不断向外的圆圈/与铁道两侧/其他农民燃起的火线/送夕阳下山”。“火语”两个字本身就是诗，况且还要搭配更美的两个字：夕阳。

此外，还应该给侯马的诗总结一句：不写雄鹰写麻雀。雄鹰在草原上从来都是英雄的饰物。不写英雄的侯马当然要舍掉雄鹰，他把情感寄托在麻雀身上，显然出自他对弱势者的悲悯情怀。《寒雀图》中有人发问：“为什么麻雀这么打动你”。诗人回答：“我觉得麻雀特别像我自幼生活在其中的人”，果然，侯马把麻雀看成其中的弱势群体，他称它们为“卑微的生灵”，却有“精灵似的眼睛”“有非凡的智慧”，而且有风骨。侯马在这组诗中有三首写到麻雀。在《三分之一》中，他走近一棵“密密麻麻落满麻雀”的树，惊走了三分之二的麻雀，剩在树上的三分之一麻雀“稀稀疏疏但错落有致/一声不吭/观察着一动不动的我”。侯马只用了几行稀疏简略的文字，就让麻雀的形质跃然纸上，诗的叙述力量也跃然纸上。

正是组诗《清澈的心》，让内蒙古的读者看到诗歌的无限可能，平凡风物、寻常人间，皆是绝佳诗歌素材。



新书架



### 《宋学四讲》

邓小南、陈来、朱刚、赵冬梅著；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政治、思想、文学、士人四个维度，展现了宋代历史文化、文学思想、士人情怀的独特魅力。

(据《人民日报》)



书评点

# 且行且看且思且歌

## ——评散文集《铁竹斑駁》

●耿瑞



林青彪 著

## 铁竹斑駁

林青彪，恭恭敬敬地记下寻古觅旧中的每一处惊叹和每一刻的震撼，著文为《铁竹斑駁》。

林青彪这部散文集，是他累积经年行走全国多个省市所得。他登堂拜园，寻古觅旧，且行且看，重温沧桑巨变，触摸历史烟云，整部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汤汤脉脉。

本书开篇对先贤嵇康描述道：“嵇康作为魏晋时期文化人的代表之一，却殉难于那段民族历史几近至黑至暗的时代，那股血之练喷薄而起，两千多年来一直沉凝不散，人人皆知嵇康之后三

四百年间鲜有旷远圣洁。河洛这块净土让他们精神厚积而神思高远。琴语竹言韵息和顺，畅谈高古激昂清浊，效竹之正直，效兰之清香，效梅之傲雪，他们就这样高贵着，凛然着，自豪着，不与世俗之人为伍，不与逐利同流，不与庸俗合污，不与阿附为邻，亦不与刁钻共席。”

青彪固执地认为：嵇康之血肯定染红了翠竹，坚硬了竹子秉性。竹本空心无比，却愿吸纳无极，引动嵇康的心澄澈透亮。虽生来木质，却也硬若金铁，让他的脊梁渐变坚硬，让他的思想更加